

全译本

源氏物语

(上)

げんじものがたり

〔日〕紫式部 / 著

潘 蕊 / 译

 吉林大学出版社

guomin
yuedu
jingdian

国民阅读经典

〔日〕紫式部 著 潘蕊 译

源氏物语(上)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源氏物语 / (日)紫式部著;潘蕊译. —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677-6845-1

I. ①源… II. ①紫… ②潘…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中世纪 IV. ①I313.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58241号

-
- | | |
|------|--|
| 书 名 | 源氏物语 |
| 作 者 | (日)紫式部 |
| 译 者 | 潘 蕊 |
| 责任编辑 | 魏丹丹 |
| 责任校对 | 魏丹丹 |
| 出版发行 | 吉林大学出版社
长春市明德路501号(130021)
0431-89580026/28/29
http://www.jlup.com.cn
E-mail:jlup@mail.jlu.edu.cn |
| 印 刷 | 三河市吉祥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6年6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2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23.75 字数 684千字 |
| 书 号 | ISBN 978-7-5677-6845-1 |
| 定 价 | 40.00元(上、下) |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译者序

紫式部，这个连本名都无法考证的女子，因一部《源氏物语》而名传世界。在日本，《源氏物语》可与中国的《红楼梦》齐名，是一部古典文学名著，被誉为日本文学的最高峰，那么紫式部能够得到如此高的荣誉也就不足为奇了。

据说，紫式部从小聪慧灵巧。十岁那年，长兄藤原惟规读《史记》背不下来，紫式部在一旁听着，竟然能流利地背诵下来。她二十二岁嫁给藤原宣孝，二十四岁上寡居。二十七岁时着手创作《源氏物语》，很快就流入社会，并传进了宫中。这也是她二十九岁的腊月见召于中官（皇后）彰子的原因。

《源氏物语》共五十四帖，近百万字，完成于三条天皇的长和三年（1014年），不久，紫式部病逝于父亲任地的越南国，那一年她还不到四十岁。

所谓“物语”是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日本文学体裁，除了《源氏物语》之外，较为著名的还有《竹取物语》《落洼物语》和《平家物语》等。

在《源氏物语》中，紫式部广泛引用了中国典籍，凡一百八十五处，涉及著作二十余种，其中涉及白居易的诗四十七篇，引用一百零六处。她以优美的文笔，描绘了一场场爱情的悲欢离合。从光源氏诞生之前一直写到他身后事，历经四个朝代七十几年，人物多达四百四十个。用当时的口语娓娓道出宫廷贵族各阶层男女的恋爱生活和内心活动，隐示了对那个时代男尊女卑的不满情绪。

作品以日本平安时代为背景，主人公是日本天皇桐壶帝之子，因天皇不希望他卷入宫廷斗争，便将他降为臣籍，赐姓源氏；又因其予人光明灿烂之感，故美称为“光源氏”。

故事围绕着源氏和一系列女子的爱情展开：最初，他看到父亲的宠妃藤壶长得很像已故的母亲桐壶更衣，因此时常亲近藤壶，长大后，源氏对藤壶产生了恋慕之情。然而，碍于身份，即使只差五岁，源氏仍不能称其所愿。因此，源氏终身都在追求有如藤壶一般的理想女性。后来，他看到藤壶的侄女若紫与藤壶长得十分相像，便带回家中教养成心中思慕的理想女性，此女即后来的紫姬。可是，紫姬在名分上并不是源氏的正妻，在光源氏晚年，他受其兄朱雀院之托，娶了自己的侄女，即朱雀院与藤壶之妹所生的三公主做正妻。此举令紫姬心碎。而年龄比源氏小很多的三公主却与人私通生子，最后三公主出家，紫姬不久病逝，源氏在经历世事后也遁入空门，出家为僧。

光源氏一生光耀无比，最后官至太政大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他与后母藤壶的私生子冷泉帝暗中得知光源氏实为生父后，赐他准太上天皇的地位。

从“勾皇子”这一卷开始，讲述光源氏死后其子孙间的爱情故事。从“桥姬”到“梦浮桥”这10卷则合称为“宇治十帖”，以京都和宇治为主要舞台，描述三公主之子薰之君、源氏外孙勾宫和源氏之弟八之宫的三个女儿——大君、中君及浮舟——之间纠葛的爱情故事。

在这部小说中，女性角色占了相当的比例，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女子都没有名字，只有身份或称号，她们那些美丽的名字是后人根据篇名或是一些故事中的叙述特征所加上的。

《源氏物语》最早被译为中文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钱稻孙在刊物上发表了前几回。后来，丰子恺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约请，于1962年12月到1965年10月间完成了全书翻译工作，社方还请周作人和钱稻孙在责任编辑文洁若协助下校订。此后，不断有各种中文版本的《源氏物语》出版，至今依然受到无数读者的欢迎。据此改编的电影也获得了良好的反响。

当然，由于所处时代的缘故，紫式部的创作不可避免地有其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她既对社会现实和贵族阶级的没落表示不满，却又无法彻底否定这些，她一方面谴责了弘徽殿一派的政治野心和独断专

行,另一方面又袒护源氏一派,并企图将源氏理想化,作为自己政治上的希望和寄托,对源氏政治生命的完结不胜其悲。

尽管如此,《源氏物语》在艺术上也是一部有很大成就的作品,它开辟了日本物语文学的新道路,使日本古典现实主义文学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目录

CONTENTS

- 译者序 / 1
- 一、桐壶 / 1
- 二、帚木 / 17
- 三、空蝉 / 46
- 四、夕颜 / 54
- 五、若紫 / 82
- 六、未摘花 / 110
- 七、红叶贺 / 123
- 八、花宴 / 141
- 九、葵姬 / 148
- 十、杨桐 / 164
- 十一、花散里 / 179
- 十二、须磨 / 182
- 十三、明石 / 205
- 十四、航标 / 216
- 十五、蓬生 / 229
- 十六、逢坂关 / 235
- 十七、赛画 / 237
- 十八、松风 / 243
- 十九、薄云 / 248
- 二十、朝颜 / 258

- 二十一、少女 / 268
二十二、玉鬢 / 286
二十三、莺初啼 / 303
二十四、蝴蝶 / 311
二十五、萤 / 319
二十六、常夏 / 326
二十七、篝火 / 334
二十八、朔风 / 336
二十九、行幸 / 341
三十、兰草 / 350
三十一、真木柱 / 355
三十二、梅枝 / 366
三十三、藤花末叶 / 375
三十四、新菜(上) / 386
三十四、新菜(下) / 409
三十五、柏木 / 437
三十六、横笛 / 445
三十七、铃虫 / 453
三十八、夕雾 / 459
三十九、法事 / 478
四十、方士 / 487
四十一、云隐 / 496
四十二、匂皇子 / 497
四十三、红梅 / 502
四十四、竹河 / 506
四十五、桥姬 / 516
四十六、柯树下 / 525
四十七、总角 / 535

四十八、早蕨 / 550

四十九、寄生木 / 556

五十、东亭 / 603

五十二、浮舟 / 629

五十三、蜉蝣 / 657

五十四、习字 / 693

五十五、梦浮桥 / 733

一、桐壶

却说天皇时代，某朝的后宫妃嫔甚多，其中有一身世平凡的更衣^①，深得皇上的恩宠。这个更衣朝夕服侍皇上，有几个出身高贵的妃子见得此等状况，料得自己原本必然受宠，如今却被这个更衣争了去，不免醋意大发，便诽谤她、妒忌她。而那些出身比这更衣更加低微的，或是与这更衣地位相似的，见得如斯，自知无法与之争宠，更加怨恨不已，处处对她百般刁难。大约是众怨积集所致吧，这更衣心情郁结，生起病来，常回娘家休养。皇上经过这离别，对她也就愈加怜爱，甚至不理众人的非议，一心只是对这更衣用情。这样格外的宠爱，竟连朝中大臣也非常不以为然，暗地里常常议论说：“唐朝的时候就因有了这等专宠而最终导致天下大乱，真让人汗颜啊！”不久之后，这消息渐渐传遍全国，民间怨声载道，认为此乃十分可忧之事，将来难免闯出杨贵妃那样的滔天大祸来。更衣身处深宫，虽然心恃皇上恩宠，尚且可以度日，却是忧惧不可抑制，极为伤心。

敢是宿世姻缘吧，这更衣生下了一位容华如玉、盖世无双的皇子。皇上闻知此事，急召左右将孩子抱至宫中^②前往看望，果然是一位异常清秀可爱的小皇子。

却说宫中大皇子之母弘徽殿女御(宫中地位最高的妃嫔)，是当朝右大臣(太政官中地位仅次于太政大臣以及左大臣的臣子)之女。有高贵的外戚做后盾，毫无疑问，当然是人人爱戴的东宫太子。只是相

① 妃嫔中一个侍寝的职别，仅次于女御。

② 按那时制度，坐月子要在娘家。

貌不及小皇子清秀俊美。因此皇上对于大皇子，只是一般的疼爱，而把这小皇子看作自己私人的秘宝，加以无限宠爱。小皇子之母更衣，品格高洁，不同于一般下级女官，自是颇得皇上关爱。皇上爱她爱得如若心肝一般，只肯将她留侍在侧。每逢开宴作乐，以及其他盛会佳节，总是首先宣召这更衣。偶然晨间迟起，直接让其终日侍留身旁，不让她归宫。这对于更衣的身份，恐有不妥，而自生下这小皇子，皇恩更是一日盛过一日，让那大皇子之母弘徽殿女御嫉恨不已：如若这般，恐皇上将要立这小皇子为太子了。

那弘徽殿女御入宫已经很久了，况且已生有皇儿皇女，皇帝对她的宠爱，自然不同寻常。因此独有这弘徽殿的疑忌，使皇上感到烦闷，于心不安。

宠幸过剩，毁也即来。这更衣虽然颇得皇上宠幸，但她身体羸弱，又没有外戚后援，因此皇上越是宠爱，她心中越是忧惧。她安居在桐壶宫，到达皇上常住的清凉殿之间，有着许多妃子的宫室，她频繁地来来往往，别的妃嫔看在眼里，感觉极不舒畅，也是自然的。她们就恶意地作弄她，为了弄脏迎送她的宫女们的衣裙，在她必经的板桥^①或者过廊里放下污秽之物；或者相约将更衣经过的门廊锁住，使得她进退不得，窘迫难堪。这样的把戏，层出不穷，着实让桐壶更衣吃尽了苦头。

皇上听说之后，更加怜惜她，于是将清凉殿后面的后凉殿居住的更衣迁居别处，腾出房间来以供桐壶更衣作为值宿时起居之用。至于那个被迁居的更衣，对桐壶更衣的憎恨和埋怨，自是变本加厉了。

闲话就此不提，却说小皇子三岁那年，按照常理正是行穿裙之仪^②的年纪了。内藏寮^③以及纳殿^④倾尽所有，极其铺张，隆盛不逊于大皇

① 从一幢房子通向另一幢房子之间的桥。

② 旧时日本装，男子穿裙，现仅用于礼服。穿裙仪式为男童初次穿裙时举行的仪式，古时在三岁，后也有在五岁、七岁举行的。

③ 管理金银珠宝、绫罗绸缎及服装等物的机构。

④ 中书省属下管理皇室纳贡品等的机构。

子当年,这也引起了世人种种非难。直至看到了小皇子那绝世之姿,仪态优美,竟是个盖世无双的玉人儿,谁也不忍妒忌他。就连广有见识之士见过,都惊诧瞠目,叹道:“这神仙似的人也会降临到尘世间来!”

同年夏,小皇子的母亲桐壶更衣觉得身体不好,想乞假回娘家休养,皇上不忍与之离别,执意不准。这更衣最近几年来恹恹常病,皇上已经习惯了,便对她道:“你且稍住宫中休养,视情势再决定吧。”

在这期间,更衣的病日重一日,不到五六日,娇艳玉体已然消瘦如柳,母亲太君只好到御前哭诉求假。皇上见的确是此般情形,不可强留,方允之出宫。即使在这等时候,皇上仍疑心怕有不测,决意让更衣一人悄悄出去,着小皇子留在宫中,恐怕他会遭遇他人恫吓羞辱。因身份有碍,皇上未能亲送出宫,心中不免痛楚不安。

更衣本来是个花容月貌的美人儿,但这时候已奄奄一息了。皇上看到她来,也已经茫然无计,一面啼哭,一面历叙前情,重申盟誓。可这个时候,更衣软软地躺着,两眼失神,不能言说。真是可怜那皇上,眼睁睁地相望,只好命令左右备车,慌忙退了出去;但心中实是难舍,再进入房间,又不忍心让她去了。对更衣说道:“你我曾经誓约,即便大限已至,也得双双同行。想来你不会舍我而去吧!”

更衣听到这些话,心中好像有所动,挣扎着呜呜吟道:

大限已至伤永诀,
残灯将尽哀命尽。

“若是早知会有此等结果……”说到这里已经气息奄奄,想继续说下去,只觉困疲不堪,痛苦难当了。皇上还是想将之留住宫里,亲自加以调理。可惜身边随同催奏道:“贵妃的母家、高僧诸人皆已请到,一致决定在今日开始启忏……”皇上无可奈何,只好准了这更衣回外家寄住休养。

却道自从桐壶更衣出宫之后，皇上自是心中悲伤，夜不能寐，枯坐无事。前去外家探病的使者也不见踪影，皇上更加长吁短叹。使者到达外家，只听到里面哭诉着：“半夜里就去世了！”使者垂头丧气而归，据实奏闻。皇上一闻此言，心如刀割，神志恍惚，只是笼闭一室，枯坐凝思。

小皇子尚在年幼，已经丧母，实在可怜。皇上本来欲将他留在宫中，可惜先祖已经有定制，丧服之中不可以留侍在宫，只得准许他出居外家。却说那个小皇子年纪虽幼，只看到诸宫女啼哭悲号，父皇流泪不绝，心中倒也觉着奇异。他怎么会知道，寻常的时候亲子别离，已是悲痛断肠之事，更何况死别又加生离呢！

虽然感到十分伤痛，但仍按丧礼，举行火葬之仪。母亲太君舍不得其女，看到众人送走女儿，悲泣哀号地说道：“我这已经垂老的人，就与她一并化为灰尘了吧！”她挤上前去，乘了送葬的众侍女的车子，一同来到爱宕的火葬场，那里正在举行庄严的仪式。太君到达彼地，心情何等悲伤！太君心里极度悲恸，但是忽地徐徐道：“眼看着遗骸，忆起平日之音容笑貌，总当她还是活着的，不肯相信她死了；直到见到化为灰烬，才相信她确实不在世间了。”言罢，已经感到心力交瘁，差点跌下车来。侍女们簇拥搀扶，劝慰不止，众人皆言道：“早就已经有今日之忧了啊。”

少顷，朝中使者都来到这里。同时带来了圣旨，宣读曰：追赠三位^①。这宣读又引起了新的悲哀。皇上回想这更衣在世时终究不曾升为女御，心中愧疚。他现在要让她晋升一级，所以追封。怎料得此等追封却引来了许多的埋怨和妒忌。

通情达理的人，尚且觉得更衣容貌风采，优雅可爱；态度性情，和蔼可亲，的确无可指责，只不过生前皇恩浩荡，让人嫌忌罢了。现在此

^① 位是日本朝廷诸臣爵位高低的标志，从一位到八位（最低位）共三十级，各有正、从之分，四位以下又有上、下之分。女御的爵位是三位，更衣是四位。追赠三位，即追封为女御。

身已化作青烟，恩恩怨怨自然也已经随青烟消去了。说来并不奇怪，皇上身边的女官们回想她人品之优越、心地之慈祥，大家不胜悼惜。“生前诚可恨，死后皆可爱。”此古歌想必是为此种情境而发的了。

光阴荏苒，桐壶更衣死后，每次举行法事，皇上必派人吊唁，抚慰优厚。即便如此，仍是难以排遣心中的忧伤，也没有心思去理会别的妃子。众侍臣见皇上这般，也都忧愁叹息，泣对秋光。只有弘徽殿诸人等，到现在还记恨那死去的更衣，诅咒道：“已经化作阴间的鬼魂了，也来扰人清净，这等宠爱真不得了啊！”皇上居住在宫中，虽然有大皇子常常侍候在旁，可心中老是记惦着小皇子，不时派遣亲信的女官及乳母等到外家探问小皇子的情况。

此时正是深秋。有一天黄昏，朔风来袭，寒彻肌骨。皇上一个人独居宫中，追思往事，倍觉伤心。于是派遣初负命妇^①去外家探问小皇子的情况。初负命妇到达外家，驱车到庭院，只看到庭院凋零，极其荒凉。这宅子原是寡妇居处，以前为了辅育这珍爱的女儿，曾经略加装修，维持一定的体面。自从那更衣去世之后，母亲太君已万念皆灰，沉迷亡女之痛，怎么会有治理宅院的心思，宅子自然就逐渐地荒落下去，花木枯凋，狼藉处处了。加之此时寒风萧瑟，更显得格外冷落凄凉，唯独剩下的那轮朗朗秋月，并未改变。

一直到正殿^②之南，初负命妇这才下车。太君接见，一时悲从中来，哽咽不能言语，好容易启口：“老身真是命苦，落得孤身一人枉活在这个世上。承蒙圣眷，有劳冒霜犯露，驾临蓬门，教人不胜愧感！”说罢，泪下如雨。命妇答道：“前几天典侍回宫，与皇上说到此处。看情形，伤心惨目，着实让人伤痛挂念；今天到了这里，我虽然属于愚顽之辈，但是看到此等情状，也是无限悲哀。”

犹豫之后，传报皇上圣旨道：“皇帝说，‘当时我只道是做梦，一直神魂颠倒。后来逐渐安静下来，也沉迷难返，痛楚难以排遣，解忧的办

① 初负是一个负责警卫皇宫的卫门府官的名称，命妇是当时宫中比较下级的女官或者贵族家的侍女。

② 当时贵族的宫殿式住宅中的正屋即正殿。

法,到处都寻找不到!拟请太君悄悄来此一行,不知可否?我又挂念小皇子,教他在悲叹哭泣之中度日,亦甚可怜。务请早日带他一同来此。’皇上陈述的时候,虽抑压悲痛,也已经泣不成声,又唯恐见笑他人,不敢张扬开去,其情其状着实难以言语。未到他将话说完,我即早早退出了。”随即上呈皇上手书。

母亲太君言道:“流泪过多,两眼昏花,承蒙皇上赐此御旨,得增光明。”即拜读圣旨:“原来寄望时日流逝,悲伤渐减。孰料历久弥重,竟然毫无排遣之力!幼儿近来如何?非常挂念。独劳烦太君教养,深以为憾。请将他领入宫。也不愧对逝人的怀念。”此外还写着种种详情。随后又附诗一首:

晚风送冷露,
深宫泪湿襟。
遥遥凋渚草,
顿然倍孤零。

未及阅尽,太君已然泣不成声,良久方缓缓说道:“妾身老而不死,命该受苦。平日得到苍松^①,已觉羞愧难抑,又何敢奢望得登九重之地?屢蒙圣恩宣慰,不胜铭感。但妾自身,不便冒昧入宫。但是自有所感,皇子年幼聪颖,近日时刻想念父皇,急欲入宫。这种情怀实可垂怜,也真是人间至爱,烦相转达。若此荒凉之地,老身倒也可以忍受,只是可惜委屈了这小皇子……”

太君说道:“近来悼念亡女,心情郁结,苦不堪言;颇思对知己之人罄谈衷曲,俾得略展愁怀,闲暇之时,还望常常光临寒舍,老身不胜欢欣感慰。回思年来每次相见,都只为欢庆之事。此次为传递此可悲之书柬而相见,实非所望。都是因为老身命薄,不幸遭此巨变。吾女既然已经出生,老身夫妇自然就深寄厚望,祈望能光耀门楣。亡夫大纳

① 松树常用作长寿的象征。

言临别的时候曾道，‘此女入宫之愿望，务必实现，切勿因我死而丧失锐气。’但明明知道无强力支持之人，吾女入宫必受多般委屈，因此亦曾忧患。只是以为其父遗训，未敢稍改。岂料入侍之后，荷蒙主上过宠幸，百般怜惜，无微不至，也难免众妃种种无理之羞辱。吾女虽然巧为应付，但是怨忌之心，越来越严重，苦头自然吃得不少。最终因为积忧伤身，酿此后果。昔日之深恩重爱，反成了怨恨之由。——唉！这原不过是我这伤心寡母的胡言乱道而已。”太君心中酸楚难耐，话语未竟已唏嘘不已。

时至夜深，命妇相劝言道：“太君所言确实都对。皇上也有所悟，他曾言，‘我确是真心爱她，未免过分招嫉，以致惊人耳目。这就注定恩爱不能久长了。现在回想，我和她的盟誓，原来是一段恶姻缘！平生以为未曾招得埋怨，怎料为了这个更衣，竟然引来此等怨恨。现在形单影只，反倒落了一个笑柄，这恐怕也是前世孽缘已经注定吧。’皇上诉怨不止，泪眼不曾干。”命妇絮絮叨叨，难于尽述。

最终，命妇垂泪相告：“现在已经很晚了，必须立即起身回宫奏报皇上了。”便急需离去。其时冷月西沉，夜天如水；寒风掠面，顿感凄凉；草虫乱鸣，催人堕泪。命妇对此情景，留恋不忍遽去，吟诗道：

秋虫纵使伴人泣，
长夜虽去泪难干。

吟毕，还是无意登车。却道那太君也答诗一句，令侍女传道：

哭声稠稠似虫啼，
宫人同悲泣难止。

“请把这个幽怨的句子，转奏报皇上。”此次犒赏命妇，不宜用富有风趣之礼物，太君便将已故更衣的遗留之一套衣物，些许梳妆用具相赠，借留纪念。这些东西仿佛是专为此用而遗留着的。

小皇子身边众多年轻侍女，看惯了世间的繁华，从宫中来此荒凉之地，自然叹其衰落凄凉，哀怨不已。

她们设想皇上悲痛之状，甚是同情，便劝告太君，送小皇子入宫与其父团聚。太君认为自己乃不洁之身，倘随伴小皇子入宫，外间定多非议。然而与小皇子分开，自己又难以舍弃，即便是暂时的离别也是不忍。这事情也就置而不提了。

此时小皇子正在睡梦之中。命妇道：“此番本应探望小皇子，将此间的情形细细禀报。无奈皇上等候音讯，因故不便于此久留。”于是辞别而去。

命妇回宫，见皇上犹未就寝，觉得十分可怜。此时清凉殿庭院中秋花秋草，正值繁茂。皇上装作观赏模样，身旁带着四五个温顺的宫女，静悄悄地闲谈消遣。皇上最近阅览的是《长恨歌》图卷，其中的伊势^①和贯之^②的和歌^③及汉诗，乃皇上平日最爱谈论的话题。皇上听闻命妇回宫，便宣召之前来，细问桐壶更衣娘家情状。命妇即将所见悲惨景象悄悄奏闻，并上呈太君诗书。皇上急切阅览，见书中说道：辱承锦注，诚惶诚恐，几无置身之地。拜读温谕，悲感交集，心迷目眩矣。

嘉荫凋残风力猛，
弱草芳尽不止悲^④。

或是悲愤恍然之故，诗中之妄言甚多，皇上明知此情此理，也并不细细追究。

皇上不欲令人看到伤心之色，努力隐忍，但一忆及更衣初幸之时的种种风情，又哪里遮掩得住？如今形单影只，孤苦伶仃，自己也觉得

① 伊势姓藤原，是十世纪有名的女歌人，三十六歌仙之一。

② 贯之姓纪，亦十世纪中有名歌人。

③ 日本诗歌。

④ 嘉荫指已故更衣，弱草喻小皇子。